

死不了 的 寿 社

东方

著

2017作家文集第二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死不了的存在

东方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不了的存在 / 东方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4

(2017作家文集. 第2辑)

ISBN 978-7-5399-7044-8

I. ①死… II. ①东…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9344号

书 名	死不了的存在	
著 者	东方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丽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jswenyi.com	
印 刷	南京鸿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27.5	
字 数	473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044-8	
定 价	300.00元 (全12册)	本册定价: 35.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装、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东方，原名赵尊秀，1938年出生于浙江天台山明初始建的古村落。1958年有幸入地质石油队伍至今。处长、高工、党员。中国作协，报告文学，现代史学、书法美术家协会会员。聘为艺术家、史学家，中国诗书画联合会副会长。

1955年发表处女作。1980年后在数十家报刊发表通讯、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政论、经论等百余篇。出版报告文学集《塔里木曙光》（合著）、《痴情音符》《死不了的存在》，长篇小说《辉煌》《梦圆月圆》，中篇小说集《歌与哭》，学术政论《浅论模糊中介的思想政治工作》。其中两长篇分别获“中华宝石”和“中华铁人”奖，散文《沸腾轨迹》获全国散文大奖。



南京遠東書局

投稿热线: 025-51939999

E-mail: yd99999@126.com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本世纪近年行诸报刊的文字,多数为国家石油勘查史重大的里程碑式题材。是作者履历石油地质工作足迹的笔录及大量采访的史志性记述的结集之三。讴歌和高扬原地矿系统,顽强地坚持“三光荣”精神支柱建设,始终执行正确地质科学勘察规律,精雕细刻部署和严谨细节求真的感人事迹。他们永往直前,战无不克,从而闯出一条独特的石油勘探道路,为祖国找油做出了低成本高效率的重大贡献。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丽

封面设计: 远东书局

试读结束: 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矫健^①

我曾为赵尊秀先生写过一篇短文，称他是“文学的痴迷者”。他确乎从儿时起就开始了自己的寻梦之旅，以至耄耋之年，仍不肯罢休。每念及此，我就感佩不已。

老赵虽发蒙较早，然命运多舛。高考本来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但在政审关口因曾给作家许杰写过一封信，而未能踏进校门。绝望中亲友帮他进了地质队，几经努力又考取武汉测绘学院函授部。他白天干活，晚上读书，门门功课都很优秀，不曾想有人给他扣上一顶“白专”的帽子，“四清”时还“下楼”过，故被取消毕业考试资格。

屡屡受挫，老赵仍矢志不渝，不忘初衷。随着地质队伍的脚步，他走南闯北，直到西北边陲，一直在荒野上继续自己的文学梦想。

如此看来，命运并未完全剥夺他的前行机会。大地把他失去的东西，通过另一种形式又还给了他。世事难料，当初若真的上了北大，后面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呢。

丙申秋，瞅着老赵提来的厚厚一摞书稿，笔者如是想。

这部书是地矿人的荒野纪实。这几乎可以看做是地矿人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奋战的编年史。毋庸置疑，不亲临其境是万万写不出来的。即使亲临其境，没有相当的专业基础也是很难落笔的。

问题不仅如此，老赵还涉及一些敏感话题。比如那篇《相煎何太急》。说某

部所属部单位,花了国家巨额资金在塔里木盆地北部没找到石油。尔后又搪塞中央该地“缺失中生界……故不是一个成油有利地区”等等,而地矿人恰在这片区域打出具有高产油气流的“沙参二井”。

老赵对这片区域的表述是亲切有趣的:

“通过塔北台隆的南北地震剖面,那些像星星闪烁的地震波,真实而无邪地发现了有趣的地下地质结构信息:古老的古生界和中年的中生界地层,像爷俩联袂共同隆起而两翼下倾;可年轻的孙辈新生界地层却是由南向北呈单斜坡状。这说明古、中、新的三个世代地层格局不甚一致。如果把新生界单斜坡地层比作一条幼儿园的倾斜滑板,那么倾斜滑板下迷藏了的中、古生界爷俩叠加着一同隆起了嘛!

天哪,这就是塔北的地下奥秘,谁说缺失中生界?”

将一例复杂的地质现象深入浅出,这是一段相当出彩的表述。

这一过程,老赵经历过磨折,受过太多的委曲,他没有退却,一直不停抗争;所承受的早已超出作者能力范畴,但他还是挺过来了。随着那位位高权重者的“谢幕”,他最终没发生什么事。从老赵身上,或许真印证了鲁迅先生所说的:“台州人的硬气”那句话。

报告文学是一种有限制的文体;其难度也正在这里。

作者也是人,也有老婆孩子,写作重要,保全生命更重要。有时闲聊聊到这些,老赵那口含混不清的浙东方言,总会无奈地表示:“没办法呀,面对不公正,憋不住哪,本性改不了啦!”

是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改不了咋办呢?

他是老哥,只好由他去吧。

丙申中秋

注:矫健同志,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

序	矫健	1
“千恩大木里崇村过去”		
壮哉,国土油气侦察兵		
——走笔原地矿部全国主要陆海区域油气地质勘探突破		1
沙参二井之歌		
——塔里木盆地沙参2井抢险保井纪实		78
开天辟地第一闯		
——1957年新疆石油管理局物探队穿越塔克拉玛干勘探记		148
“相煎何太急”		
——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是非曲直的揭秘		180
迎来塔里木曙光的人们		
——地矿部勘探队伍在塔里木找油纪事		238
在改革开放中走向辉煌		
——鸟瞰新疆三大盆地油气勘查		245
鞠躬尽瘁,血洒石油魂系新疆		
——深切怀念新疆油气工业发展的卓越领导者宋汉良书记逝世一周		
年		250
一只张开翅膀的鲲鹏		
——记中国石化西北石油局局长、书记张爱东		262

春风吹绿天山雪 ——乌鲁木齐信德工贸实业公司“小步快跑”改革经验撷英	281
雄风万里不卷刃 ——记地矿部西北石油地质局第一普查勘探大队	289
塔里木铁人新传	302
舍己为人的团干部王建华	308
巍巍的钻塔 ——1975年青海石油队民和巴州沟印象	312
“去打扫塔里木大房子”	317
民族班的兄弟们	338
你追我赶的一九六五年	343
除夕在一九七九年的喀1井	347
他从逆境崛起	352
天山有情两重天	363
敢闯油海涛头人 ——记中石化西北石油局规划设计研究院物研所长王士敏	369
青春无悔在拼搏(演讲稿) ——记中石化西北石油局规划设计研究院油开所	373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党员凡人离退休职工于宗辉	376
干部言行是盏灯 ——原地质部第一普查勘探大队书记白庆培工作小记	381
“三光荣”教育在塔里木油田 ——原地矿部西北石油地质局“三光荣”教育纪实	384
让我们荡起快乐的团队双桨 ——中石化西北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职工群体主人翁责任感建设	389

方兴未艾的纪实文学

——兼评北野《纪实文学的黄昏——以丰收为例并兼其他》…………… 403

劝君莫忘我国情 …………… 416

写在书末的话 …………… 419

——壮哉，海上油气侦察兵——

——走笔石油部勘察全国主要陆海区域

——海上油气侦察兵

日月轮回，沧桑变幻；历史不会忘记，英雄永垂青史。

1950年12月国务院决定，原地质部承担全国石油和天然气的普查和初步评价任务，翌年组建了5个石油普查大队，此后不断补充勘探队伍和装备领域。1957年3月盛夏，国家石油部第四中学授予原北京地质学院应届毕业生——许隆德，光荣称号“石油部第四中学第四期石油普查队队员”，表彰



是经常跋涉的侦察兵和尖兵。他们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和属我国管辖海域300万平方公里有油气蕴藏的陆上和海域，布下天罗地网的侦察队伍，在那儿沉睡千万年的油气赋藏地壳深处，并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驱使油气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壮哉,国土油气侦察兵

——走笔原地矿部全国主要陆海区域 油气地质勘查突破

日月轮回,50年风雨;历史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

1954年12月国务院决定,原地质部承担全国石油和天然气的普查和部分详查使命;翌年组建了5个石油普查大队,此后不断扩大勘探队伍和侦察领域。1957年7月盛夏,国家主席刘少奇授予原北京地质学院应届毕业生一杆猎枪,寓意深刻地说:“你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员”,当然



五十年代中期,地质部侦察队四光的找油理论决定战略东移,向江汉地区发出了勘探、重打、地质普查、钻探等专业队伍开展找油,两年以后确定大庆长垣建设油田。出油后改名为大庆,以庆祝国庆十周年的庆典。

是经济建设的侦察兵和尖兵。他们在祖国960万平方千米和属我国管辖海域约300万平方千米凡有油气远景的疆土和海域,布下天罗地网的侦察队伍,侦察那里沉睡千万年的油气赋藏地质特征;并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驱使油气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和五六十年代,地质石油侦察兵活跃在准噶尔盆地、吐鲁番盆地、柴达木盆地、鄂尔多斯、六盘山、松辽盆地、塔里木盆地、四川盆地、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华东地区、滇黔桂地区和藏北高原以及浅海大陆架等陆海疆域,开展这些地区的油气野外侦察工作。1955年4月,地质部在青海柴达木盆地组成西北地质局632队,次年高寒酷冷的春天,冷湖4号构造A2井开钻;1956年5月,华北地质局206队在鄂尔多斯盆地北部乌兰格尔施工吴1井;1958年3月,北国松辽雪野的南17井;1959年华北济阳拗陷潍1井;1960年苏北水网作业的苏1井;1961年6月,江汉平原王场构造王1井;1971年7月,藏北伦坡拉的牛浅2井;1979年,南海珠5井;1980年7月28日,塔克拉玛干的跃参1井,等等。在这些冰冻三尺的北国冻土,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在高温酷热、沙海万里的“死亡之海”;在水网交织、泥泞淫雨的南天水乡;在穷山崎岖、剑峰千仞的连绵峻岭;在恶浪滔天,沧海横流的万里海疆等等偌大水陆空间,活跃着孤零零一个小小的钻井队,驰骋着几十条汉子和屈指可数的几位年轻女子。他们远离队部基地几百上千公里,无物资储备、后勤保障、机修力量,又缺乏现代通讯设施和交通条件。他们几乎都遭遇同样的命运,日子过得艰难,住帐篷草棚地窝子,搭土灶地炉,饮苦水吃咸菜窝头高粱饼;全凭汗水、血气和铮铮钢筋铁骨,敲碎坚冰,掘下冻土;用肩膀和滚杠,用铁锹和镐头;他们用吊葫芦和千斤顶,吆喝着“咳嗒、哎唷,咳嗒、哎唷”把巍巍钻塔竖起;把10吨、20吨的瑞典B-3型钻机、苏联3Hφ-1200钻机、B-35钻机、五德钻机、罗马尼亚F系列各型钻机安装就位。他们也都同样用脸盆端来一盆盆自掘水坑的混浊泥水开钻,同样有几位英勇小伙跳进泥浆池,无畏硝碱的威胁,用血肉之躯,用四肢搅拌泥浆。他们都怀着虎威熊胆深入以上不毛之地,承受着数不尽的艰难和风险向地球宣战;扣问那里自古无人问津的土地、岩石的油气资源生储盖可好?为后续大部队的挺进提供准确情报。

第一章 北国松辽梦油振兴,侦察健儿发现大庆

“侦察兵生命无禁区,哪里需要就哪里去。”

第一节、介形虫撩开松辽盆地大油田面纱

在伟大祖国的东北部,有一片广袤的沃野,叫做松辽盆地;盆地被松花江和辽河水系滋润,盛产农作物,有“黄金玉米带”美誉;民间赞为“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然而,辽阔万里的地表为广泛巨厚的地质第四系疏散沉积所覆盖,地质真面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几许深闺人不识。

历史于1955年9月8日,伸出巨擘冀盼触动面纱。东北地质局根据地质部授命组织了五人石油地质踏勘小组,韩景行出任组长。这位刚过而立之年的河北唐山人,他早年就读于东北大学地理学,后又转北京大学念地质专业,并师从地质学家潘钟祥主攻石油地质。此前,在东北大学时,他一度偏爱东北石油地质资料,对松辽盆地多少有点朦胧的影子。他想这大概就是组织上物色他的缘由啦。他和年龄最小仅19岁的小伙们,虽都是年轻的地质工作者,但从未找过油更没见过油。他们凭着怀揣找油报国大于天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濯清西方学者强加“中国贫油”阴霾的热情和勇气,携带粗陋的有机试剂箱、简易工具和有关资料,沿着松花江两岸展开了石油地质的踏勘调查。

韩景行他们在吉林市哈达湾,租用了两只小渔船;扁舟小得可怜,借两根杠子把两只渔船捆绑一起;交通与食宿兼备,舟步同一,工休皆有,不亦乐乎。双体扁舟滑动在初秋碧波荡漾的松花江上,紧贴两岸顺势而下;凡遇冲沟、河汊及出现的露头,大家一下抖擞神气儿,瞪大眼睛,迅速摇橹向岸边靠拢,贴岸观察,或攀援上岸。

他们借地质锤、罗盘、放大镜,认真敲打岩石、测量岩性方位、观看岩性类型;细心做记录画剖面,贴上鼻子闻油气,对比地层倾角变化查找构造;不时上岸与群众聊谈,走访老乡,调查水井、问询油气苗情况等等。夜晚,双体渔船,泊停江中沙洲;伴着江面袅袅炊烟散去时,碗筷与杯盏碰撞声响起。大家围着白菜炖粉条、土豆烧酸菜,一碗高粱米饭吃得狼吞虎咽;偶交时运,加添从沙洲草丛中拣来的鸟蛋、逮着江中数尾鲜鱼,再从过往船舟买些酒菜,觥筹交错,笑声朗朗;地质男儿苦中有乐,颇为惬意。

晚饭后,在昏黄的马灯下,韩景行和这几位地质技术员,整理白天的野外观察记录、研究和编录采集资料与岩石样本性质及号码;同时切磋地质现象的不同认识,为着一条剖面一个露头,甚至争论到深夜;偶或站立船头瞅那月明星稀、畅想国事家事,又是一番别样心情。然而,毕竟野外劳累一天,夜幕之下疲惫的身心在摇曳的扁舟上,听江水轻轻拍打声中,倏忽间响起匀律鼾声。地质队员风餐露宿在美丽的松花江上,风情万种、诗情画意、美不胜收。

北国秋色苦短。风雨的松花江,一改温驯柔情的秉性;波浪浊水翻滚,抛小船于浪巅,江水雨水泼进船舱;一次韩景行和一位队友的被褥全湿透了。这晚



五人半躺着挤进三人的被窝里,韩景行这位大学排球队员的1.8米大个儿,在低矮狭小舱内,躬腰屈膝了一夜。而且半个身子在棚外露天下,披洒一色浓重的白霜。天一亮,为祖国找油的火热的心,让他抖落霜雪舒展身子骨;又勇敢地

站在船头,迎接新一天的考验和收获的喜悦。

9月29日,共和国第六个国庆节即将莅临。韩景行他们在东三道沟和闵家屯附近发现了意外惊喜。韩景行的地质锤在敲打岩石时,猛然眼前一亮,在灰色泥岩中发现丰富的“芝麻饼”状的化石——介形虫化石。同伴束庆成、王胜两

人闻讯兴奋地拥了过来,争抢着化石,并旋就送至鼻尖儿,一次又一次深深地、长长地又闻又嗅,还伸舌尖儿细细地品尝,爱不释手。同时又跳又蹦,舞动双臂呼叫:“油味、油味好浓、好浓啊!”“有沥青臭哩!”灰色泥岩中的介形虫化石经氯仿溶液验证,呈深黄色的鲕状泥灰岩,那是明显的含油显示哩。

这一晚,作为组长兼大哥的韩景行,与其他四位多梦的年轻人都深深地沉入梦乡中,且都做着同一个梦想。那就是他们乘坐一叶小舟,撑一竿长长竹篙,箭一般穿梭于浩渺的绿水碧草间。他唱着山歌,挥汗如雨;绚丽的太阳,照得水面金光粼粼,绿草和鲜花搔首弄姿,争奇斗艳,舞姿婀娜,令人飘飘欲仙。小伙子们左一点右一拨,竹篙点处一丛丛簇簇的介形虫、三叶虫、板床珊瑚……在游动、嬉戏,好一个巨大的湖相盆地,这不是生油层吗?松辽平原就是大油盆,喷油日子还远吗?

后来,韩景行他们又收获了更多“芝麻饼”模样儿、油味鲜活的介形虫化石组成的泥灰岩薄层,并具较浓油味或沥青臭味,在氯仿浸泡下呈黄褐色溶液,就是含油显示。韩景行在踏勘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松花江统”内可能有生油层,松辽平原可能具有含油远景的推断,并建议进一步开展石油普查,尽快拉开物探和钻探序幕。

破天荒的发现和收获,昭示了松辽盆地油气勘探史上的新纪元;蒙在松辽盆地上的神秘面纱,从此被新中国第一代找油人轻轻地、悄悄地,却是灼热炙手地撩起、撩开了啦

第二节、小站大场面,千里冰封处女地

“这叫啥站?”

一群身穿皮大袄的青年男女,刚从列车小铁梯上下来,大包小包背的提的,南腔北调咋咋呼呼嚷嚷着,蹦跳着呵着热气儿。这是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很小很小的火车站,没有月台,没有雨棚,人们发出质疑。

一间破旧的小站房孤零零立在雪野,好寒碜可怜!四周强烈的银白雪光,

耀眼地向他们刺来。大家接受不了地低下头或眯缝着眼,有的干脆伸掌遮挡着,心里咕哝“鬼地方”、“鬼地方”……眼前千里冰封,三尺雪厚,无边无垠,没有人烟,兔子都不拉屎,生命禁区嘛?然而,近处几股停车轨,挤着一列列货车、打篷、敞开、平板、闷罐,满载钻机、井架、重型机械、钢管、角铁、仪器车、工程车、卡车、……一列列客车匆匆卸下人流,又匆匆嘶鸣着扬长而去——仿佛占卜着此处未来兴许是块风水宝地哩。

卸下车皮不及运走的钻机车、水罐、井架、元钢及没开箱的大型包装物件……横七竖八,把小站挤得喘不过气。列车呼啸,汽车隆隆,骡马嘶鸣,人声鼎沸,小站热火朝天。这是1958年2月,一一二物探大队新组243分队的部分队员刚下火车时的感慨。

他们临时受令原地待命,在积雪上席冰而坐,立时觉出四周透骨寒气逼人,骤降十度般袭人难耐。苍天与雪地遥相呼应,上下囫圇个白茫茫。有的手脚冻僵麻木,干脆跳着蹦跶双脚,嘴对手哈热气取暖,有的死劲抽烟找热气。他们脑褶皱里使大劲折腾着甚哩:

“莫非人参、貂皮、兀拉草……”

“莫非韩景行他们的‘芝麻饼’、介形虫……”将改变未来这个处女地世界!

地质部那些专家们预测:松辽平原地下蕴藏着数不清多的石油。毛泽东很高兴,周总理说地质部长李四光很乐观,很有希望,现在需要去做工作。他指示黄汲清编写松辽石油普查设计。1956年2月,地质部第二次全国石油普查大会成立了松辽石油普查队一五七队(队长赵年洪,技术负责人韩景行)和一一二物探队(队长蔡贤因,技术负责人王懋基),拉开了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勘探大幕。

当下呈现眼前的非常景观,就是1957年冬地质部党组作出战略东移决定,以松辽平原作为全国油气勘查工作的重点,并将原在柴达木205物探队、四川303重力和电法队、鄂尔多斯中匈技术合作队116物探队等地的勘探队伍和勘探装备,陆续调往松辽充实和加强那里勘摆力量的景观,将与一一二队组成东北石油物探大队(党委书记、代理大队长王更华,技术负责人朱大绶)。此外,又从地质部抽调大批地质技术骨干和管理干部充实一五七队并改名松辽石油普

查大队(党委书记张立业、大队长刘来凤、技术负责人韩景行),还有地质部石油局副局长李奔也调往吉林省地质局任副局长,以加强松辽这块处女地重点普查工作的领导。

地质部竭尽全力倾囊押上,紧锣密鼓积极行动,正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万众一心,齐集祖国北大门——松辽大平原来“做工作”,实现“三年攻下松辽”、“尽快在我国东部找到油田”!祖国油气资源侦察兵,哪里需要哪里去!

1958年初新组的243地震分队,刚出队就遭顶头风。不成想工区有条安肇新河纵贯南北,打破了他们旗开得胜的梦想。只得另辟蹊径计划分河东河西两区先后作业,以减少地震勘探线来回频繁穿梭影响效率,并预想趁河面尚未解冻,车辆涉冰过河到东岸,期待抢先拿下河东工区。然而眼下已近3月底,冰床表面依然坚如磐石但是否隐藏风险?人们似乎被“尽快找到大油田”情绪点着了火苗啦,期待得到侥幸的帮助。

这天艳阳高照,系松辽平原难得好天气。安肇新河静谧地躺着,宛如一条白缎子的哈达,由北而南接近垂直;仿佛一位地球巨人正张双臂,迎着他们准备将哈达围到远道刚到的客人颈上。一辆前苏产7座“嘎斯69”车缓缓驶上冰河,白缎冰床安然无恙,顺利而轻松地爬上对面堤岸。“没有问题!”“绝对安全!”此起彼伏,在河岸响起。因而紧随其后的二辆红白“嘎斯63”地震仪器车、解放运输车,鱼贯着稳稳地驶进河冰,在一片欢呼声中抵达河东。

然而排在其后是满装的解放水车,前轮刚触及冰床,河冰发出嘶啦、嘶啦啦的冰裂破碎声。因堤高河低,后轮仍在堤坡上,重力全倾压在两前轮上,而已开始消融的冰封凸显出力不从心地哀伤;倘要倒车后退,必加大油门,遂使前轮猛增负荷,加速水车掉进冰河,一时进退维谷。顿时河床上的人群,响起“不好”的惊呼声。

不成想惊呼声未落地,水罐车前轮爆出“哗啦”一声炸吼,迅速掉进了安肇新河冰窟窿里。司机说时迟那时快,撞开铁门,一个驴打滚,滚上冰面逃过一劫。

站在河堤和冰上的侦察兵们,一时面面相觑一筹莫展。松辽平原这块“冻土带”处女地,对于刚从五湖四海匆匆汇聚,急待施工的石油地质侦察兵而言,